

## 希特勒的毒气室与《白噪音》中的毒气云

戴 欣

**内容提要:**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描述了在消费社会里,失控的科技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景象。本文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毒气室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然而,人们是否也认识到,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将导致无数个规模更大的“毒气室”出现。《白噪音》希冀读者对纳粹毒气室和“空气染毒事件”产生联想,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想象创造出的生态灾难并置,引导人们以生态良知约束自己的贪婪物欲,深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白噪音》 希特勒的毒气室 毒气云 消费社会 生态良知

**作者简介:**戴欣,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Title:** Hitler's Gas Chamber & Cloud of Noxious Chemicals in *White Noise*

**Abstract:**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portrays the ecocrisis caused by the misused hi-tech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Auschwitz Camp and Hitler's gas chambers had been condemned b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I wonder, whether people have realized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be likely to bring about enormous "gas chambers" in the world. The reader of the novel is expected to associate Hitler's gas chambers with the "Airborne Toxic Event" takes place in the story, and juxtaposes historical events with imaginary ecocrisis, so that greedy material demands would be overpowered by ecological conscience, and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ould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and mankind's future and fate w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Key words:** *White Noise* Hitler's gas chambers toxic clouds consumer society ecological conscience

**Author:** Dai X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g 300191,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cover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全球范围的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出现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到时至当下的成百吨苯物质污染松花江及下游地区、太湖蓝藻造成的饮用水危机;生态环境恶化日益威胁着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臭氧层的破坏、全球性气候变暖、沙漠化、酸雨、物种多样性的减少……无一不是自然界向人们敲响的一次又一次的警钟。

回顾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生态灾难,我们发现,生态环境恶化常常是人类无视自然规律,为实现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造成的恶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终将把人类引向毁灭的“人造灾难”。

在危机面前,很多消费主义文化的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依然陶醉于高科技带来的种种现代文明和舒适,毫不顾忌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在危机面前,很多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人类危险境遇的忧思,力图唤醒那些沉湎于现代化享受中的人们,引导他们反思危机的根源,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然而,作家们理智的呼喊往往被汽车喇叭声、空气调节器的运转噪声,摩天楼建筑工地的喧闹声等声浪所淹没。

有学者指出,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运作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有时甚至极其微弱。并非其研究没有深刻的见地,而是由于这些见地过于深刻,以致人们对这些深刻的见地长时期地置若罔闻(鲁枢元 191)。即便如此,还是有一大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学者、作家,对导致生态危机的各种人类行为,特别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指引的畸形的消费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复制了电视机和收音机永不停歇的商品广告声,微波炉、超声波器具、垃圾压缩机等家用电器发出的高高低低的噪声,巨型商城里喧闹不息的市声,著名旅游景点“全美洲被拍照次数之最多的农舍”四周的此伏彼起的相机快门声,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种汽车的喇叭声,通知人们从严重污染地区紧急撤离的警告声……以及人耳听不到却不可置疑地存在着的各种声波——上述声音或声波,都是德里罗笔下的“白噪音”的主要意蕴,也是美国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真。

《白噪音》由三部分组成,描述了美国中西部某私立大学“山上学院”的希特勒研究系主任、希特勒研究学的创始人杰克·戈莱德尼教授及其家人在一个学年里的生活经历。第一部分“波与辐射”,展现了戈莱德尼一家以及他的大学同事们在处处充斥着“白噪音”的后工业消费社会生活的情景。“山上学院”的教职工如戈莱德尼者,大多居住在离学院不远的一个小镇里。小镇是整个美国社会的缩影,是一种畸形然而影响力巨大的社会生态模式——生活变成了完全被大众传媒所控制的纯粹消费行为。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戈莱德尼一家的业余生活基本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以电视商业片为代表的媒体广告,无孔不入地侵袭着人们的生活,培育和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利用促使人们相互攀比、不断创造引人遐想的新生活概念等手段,把受众变成了为购物而购物的疯狂消费者。小说里有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情节:戈莱德尼听到女儿斯泰菲在睡梦中连绵不断地发出“Toyota Celia”的声音,他思考良久,才意识到,“Toyota Celia”是丰田汽车公司的一个著名品牌。由此可见,商品广告已经牢牢地植入进受众的头脑,使受众在无意识之中接受了其内容,又在无意识之中成为广告的自由传播工具,即使在睡梦中依然“忠于职守”,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广告内容。正如凯西所指出

的：“电视和媒介操纵控制着观众，通过不停宣传着的商业信息和标榜着魅力、欲望和成就虚假意象来创造着人们的消费需求”（转引自吴爱华 27）。广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斯泰菲是青少年中的一员，是生产商、销售商和广告商心中的潜在目标顾客，斯泰菲们的生命轨迹已经基本被广告所预设，几年后，当他们自己拥有了经济能力，就会像木偶一样完全受广告操控，成为疯狂的购物大军里的新生力量。

《白噪音》描述道，戈莱德尼一家经常去超市购物。超市温度舒适宜人，各式商品琳琅满目，到处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购物“伊甸园”的美丽景象。戈莱德尼们的购物冲动愈发难以控制，他们的难以满足的商品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了新一轮的商品生产与销售，形成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受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推动，被高度刺激的商品生产与销售行为加速了对大自然的掠夺，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小说中的人们在严重污染环境里生活，饱尝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苦果。戈莱德尼的儿子海因利希只有十四岁，却像中老年人一样，从前额部位开始落发。戈莱德尼痛心地探究道：“难道我养育他长大的地方，附近竟是我不知道的化学物倾倒地，有夹带工业废料的气流通过……。人对于历史和自己的血统犯下的罪孽，已经被技术和每天都在悄然而至的怀着鬼胎的死亡搞得愈加复杂了”（22）。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各种形式的化学品泄漏事件已经成为当地人意料之中的常事——“新闻节目每天都报道一桩有毒物质的泄漏事故：致癌溶液从贮藏罐里外泄，砷从烟囱里冒出，放射污染的废水从发电厂排放……”（191）人们已经很熟练地学会使用电子设备探测辐射和有毒的坠尘，大家随时准备对付带辐射的蒸汽、化学物小烟团、来源不明的烟雾，经常组织对于未来的全面性化学品泄漏或溢出事件进行模拟疏散演习。

小说的第二部分“空气染毒事件”，记叙了由于化工产品泄漏而导致的一场生态灾难：在离戈莱德尼家不远的地方，一列运载剧毒化工品的火车发生出轨事故，密闭罐车被撞破，三万五千加仑的化工品暴露到空气中，与空气化合形成极其危险的“尼奥丁衍生物”——万亿分之一的量就可以毒死老鼠；接触了该衍生物的人，重则丧命；轻则恶心、呕吐、气喘、痉挛和昏迷，孕妇流产。该毒物可以在人体内潜伏 30 年，甚至可以渗透进人的基因，将厄运继续传给其后代子孙；该毒物一旦渗透进土壤，会在里面存活 40 年，后果令人不堪设想。“尼奥丁衍生物”呈巨大的黑色烟雾状在空中快速滚动，政府要求该地区居民迅速撤离。在逃难的过程中，戈莱德尼因为汽车燃油将尽，不得不走到车外给汽车加油，在充斥着“尼奥丁衍生物”的毒气中暴露了几分钟而遭到致命污染。

与生态危机同生共存的心态危机并无灵丹妙药可医。第三部分“奇药‘戴乐尔’”，以讽刺和写实的手法，讲述了所谓的治疗恐惧症的神药“戴乐尔”使戈莱德尼家趋于解体的苦痛经历。在生态危机阴影下生活的人们大多患有死亡恐惧症，戈莱德尼的妻子芭比特亦是如此。她瞒着丈夫和家人接受治疗，通过肉体交易从一位医师那里换取治疗死亡恐惧症的试验性新药“戴乐尔”。获知妻子

的行为之后,处于生命倒计时状态的戈莱德尼遭受了第二次严酷打击,他发疯似地拔出手枪向医师开枪射击,著名的希特勒研究学创始人变成了失控的持枪行凶者。

笔者以为,人们应该对《白噪音》的情节设计提出两点疑问:一、为何主人公戈莱德尼是希特勒研究学的创始人,而非墨索里尼研究学抑或拿破仑研究学的创始人?二、作品的叙述重心是涉及面很广的“空气染毒事件”,为何作者不把这一生态灾难设计为“水源染毒事件”抑或“食品染毒事件”?深究这两个问题,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作品的主题,了解作者的生态理念。

德里罗把令人发指的纳粹刽子手希特勒引入小说情节,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世人皆知的杀人狂魔希特勒,为彻底铲除犹太人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最后解决”大屠杀计划,其党羽希姆莱令人建造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和毒气车。纳粹分子发现,毒气是廉价而高效的杀人工具:用枪杀死两千人最少需要两千发子弹;使用化学品齐克隆 B 杀死相同数量的人,则只需几个盘子大小的齐克隆 B 固体凝结物,而且成本与相同体积的煤碳接近。因此,毒气室/毒气车多使用齐克隆 B 毒杀无辜。“最后解决”行动主要在波兰的特莱勃林卡、卢布林、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进行。纳粹把大批的犹太人运送到上述集中营,关进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里毒杀,然后焚尸灭迹。根据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 1944 年 8 月的一次谈话,在灭绝营毒气室被毒杀的人数有 400 万,而纽伦堡国际法厅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计算出的被毒杀者人数则高达五百七十余万。

“空气染毒事件”(毒气云事件)即局部地区空气中充斥剧毒化工品衍生物的一次突发危险事件。该事件由火车脱轨引发,貌似偶然,实则出于必然——为了赚取尽量多的商业利润,为了满足消费社会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许多生产商家都在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而支配生产的许多技术都与生态伦理相冲突,势必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害。人类可以在一定的时限内不进食而存活,可以在一定的时限内不饮水而存活,但无法做到不呼吸而存活。因此,与“食品染毒”“水源染毒”相比较,“空气染毒”导致的,是进程更快、波及范围更广的人类灭绝。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可以很清楚地发见希特勒的毒气室与“空气染毒事件”之间的联系:虽然前者是人性泯灭的纳粹分子人为制造,而后者则是在和平环境下,人们由于大肆生产与消费,破坏了生态健康而导致突发性灾难,但是二者均是通过有毒气体剥夺人的生命权,造成受难者的死亡。然而,很多人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当今空气中含有毒性成分的地域,犹如可游移的、容积扩大了无数倍的开放式的“毒气室”,给人类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和毁灭不再是局部的、短时期的,而是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

当代生态运动发起者之一的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曾在《寂静的春天》里尖锐地指出:“……现在每个人,从未出生的胎儿时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与危险的化学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转引自胡

志红 273)“与人类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中心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至于破坏或者改变了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转引自胡志红 275)。《白噪音》的读者们发现,虽然戈莱德尼深受“空气染毒事件”之害,但并未深刻地反思导致该事件的根源,以及谁应该对类似事件负责,如何避免类似的“空气染毒事件”再次发生等重要问题。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人民为敌、使生灵涂炭的刽子手希特勒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自掘坟墓、自我毁灭而告终,希特勒与毒气室受到了世界人民的一致反对和强烈谴责;然而,对于今日开放式的、可游移的、庞大的“毒气室”的始作俑者,人们是否也一致反对和强烈谴责?究竟谁应该对今日的开放性“毒气室”负责?对于类似上述的关系到人类、以及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的生存环境的重要问题,很多人从不加以足够的重视。正如生态学家戈尔所描绘的:“对我们环境最危险的威胁也许不是战争威胁,而是我们怎样看待威胁,因为多数人并不接受危机是极端严峻的这一事实”(转引自胡志红 271)。

德里罗充分利用广大读者熟知的纳粹毒气室大规模残害犹太人的灾难背景,以希特勒研究为引子,使读者对纳粹毒气室和“空气染毒事件”产生联想,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想象创造出的生态灾难并置,旨在引导人们以生态良知约束自己的贪婪物欲,深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认识到个人的生态责任,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白噪音》成功地担负了生态文学作品的使命,堪称一部优秀的环境启示录。

### 注解【Notes】

① 该文引文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唐·德里罗:《白噪音》,朱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以下随文标注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唐·德里罗:《白噪音》,朱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Delillo, Don. *White Noise*. Trans Zhu Ye. Nanjing: Yilin Press, 2002.]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Hu Zhihong. *A Study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Beijing: China's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6.]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Lu Shuyuan. *The Space of Ecocriticis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吴爱华:“《白噪音》——体现消费社会的一面镜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1(2008):25-27。  
 [Wu Aihua. “*White Noise*—A Mirror Reflecting Consumer Society.”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2008): 25-27.]

责任编辑:郭海平